



加減喜歡你

鬱生 著
姿吟 繪

目錄

第一章

真好，妳家都沒人管妳。

「阿珍，免掛心阿嬤，阿嬤家己會食早頓啦！」看孫雅珍都這個時間了還在家裡頭，孫奶奶把她從廚房拉出去，幫她提起書包的時候，書包重得讓她再度開口：「妳冊摺仔哪會遐爾重？」

「好啦好啦！阿嬤，冊摺仔我提就好，我先出門囉！」孫雅珍匆匆忙忙接過書包，跟奶奶揮手道別之後，便牽起自己的腳踏車，準備到學校去。

孫雅珍，今年十七歲，和七十歲的奶奶住在一起已經十幾年來，對她來說奶奶是最親也是最重要的家人。還記得當初遠從台北南下到台南是幼稚園的事，那時她奶奶不喜歡她，總嘮叨著她是個女生而不是男生，照三餐嫌棄她；她也不喜歡奶奶，討厭奶奶的碎碎念，討厭她的父母把她丟在這裡就離開。但是現在，很多事情都變了：她喜歡她的奶奶，雖然她不知道奶奶到底喜不喜歡她，可與她在台南的這十幾年來，奶奶對她的不再只有嘮叨與碎念，有更多的關心。

她基本上只有每年過年時，才會看到自己的父母回來吃團圓飯。平常因為工作繁忙不會南下的父母，與她的聯繫最多也就有電話，但孫雅珍已經不會埋怨，每次與父母通電話，她總會關心他們工作的狀況，也讓他們別擔心自己與奶奶。

「嘖！打鐘了。」孫雅珍還未到學校就聽到鐘聲，拐了個彎，把腳踏車停在河堤旁，接著全力衝刺跑到學校。她沒打算從大門進去，而是選擇學校後頭的小門。小門平時不會打開，沒人會從這裡進出，所以每一次她要翻牆出去，肯定都是從這兒爬。

但她沒料到，這一次竟然有人在這守著。

與她的金髮不同，對方沒染沒燙的黑髮，就足以讓孫雅珍知道這人不是自己的朋友。當看到他的臉，孫雅珍面無表情，面對這熟面孔，她還是別鬧事比較好。

「讓開，我要過。」孫雅珍拍了拍那被她改得相當短的裙子，語氣沒有半點

的起伏。

「告訴我班級座號就讓你過。」對方手上拿著の板子，是孫雅珍每天上學都會看到的東西，她想，登記欄上每天都有她的名字，也算是某一種成就吧？

「我這個月再被登記一次就要有支警告了，我不要。」她堅決不說。今天二十七號，她再熬個三天，就還有更多可以遲到的額度——這些她都算好了，只是今天為了幫奶奶做早飯，所以不小心遲到了。

當然，她不會拿這當理由，畢竟累犯怎麼說，對他們而言都是藉口。

「妳の小過跟大過都讓妳快被退學了，還差這一支？」所以，這人不是知道自己的嗎？

她還想她是不是最近太乖了，所以學校的人都忘記她的名字和長相，結果並

沒有這回事——她面前的糾察隊隊長，還是記得自己的嘛。

「二年七班十九號，孫雅珍。」孫雅珍乖乖報上座號，推開堵在她面前的沈宇杰就走了。

可身為糾察隊長的沈宇杰，並沒把她給登記上。

孫雅珍所待的七班，是所謂的問題兒童班，該年級被師長貼上標籤的學生們都在那兒。孫雅珍在裡頭擔任班長，也是問題兒童們的「老大」；遲到的孫雅珍走進班級裡頭，還有大半學生還沒到校，這她也習慣了，不過自己的出席率也不高，她也無權說別人。

「班長好！」

「呦，孫雅珍！」

在校時間不許拿出手機的校規，對二年七班來說就像是風涼話，不只是有手機的出現，還有人拿出 Switch，甚至用學校的電來充自己的手機。

「已經早自習……算了。」孫雅珍坐到位子上，身旁的陸然就遞菸給她，孫雅珍皺起眉頭，開口道：「就說了，我不抽。」

如此明目張膽，確實是二年七班的風格，但孫雅珍不喜歡這樣。班裡不只陸然抽菸，坐在第一排的人也默默抽著，孫雅珍不高興，高聲喊了：「別在班裡抽菸，臭死了！」

孫雅珍這一喊，幾個人把菸滅了，就陸然還繼續抽著。

「怕妳阿嬤發現？」陸然吐出一口菸，孫雅珍只是看了他一眼，沒有正面回應。

她的成績以及在學校的所有不良紀錄父母和奶奶都不知道，吵過的架、打過的架與零分的考卷都被她藏得好好的，在家人眼中，她只是個成績不突出、但也不差的普通學生。

「把窗戶打開，別讓教室有菸味。」孫雅珍一說話，坐在窗戶旁的幾個人便將窗戶打開，讓室內通風。班上的人會這麼聽話不是沒有原因的，對他們來說，孫雅珍是個性格潑辣、打架也強更值得信任的人，絕對不可能做出背叛他們的事。

「你也少抽一點吧。」孫雅珍瞪向陸然，伸手直接將他的菸捏熄，陸然有些愣著，問了她：「不燙手？」

孫雅珍還沒回覆，坐在第一排第一個位子的人，看見糾察和老師來了，轉過身對所有人喊：「老師和糾察來了，東西收起來！」

聽到這話，拿著手機和遊戲機的人都把東西塞進了抽屜或書包，孫雅珍翹著

二郎腿，看著班導師走進班級，沒咳嗽也沒露出奇怪的表情，心想著：幸好菸味都已經散了。

有人中午了才到學校，只說了想睡到自然醒，順便蹭午飯才過來的。班上幾乎沒有什麼人在讀書，上課不是玩手機就是睡覺，一點兒也不給老師面子，而來講課的老師們也都習慣，已經放棄這群問題學生了，只要別大吵大鬧，或做出太超過的事情，他們就覺得謝天謝地。

在這班上，不談夢想、不談理想也不談大學，即使有學長姊回來，也不會被邀請來這個班上，分享大學或出社會的經驗談。

孫雅珍也不是一個喜歡讀書的孩子，上課偶爾會睡著，覺得無聊的時候也會拿出手機。即使有時也會感到罪惡，但抬頭看每個人都這麼做，她又覺得無所謂了。

本來，是想變得更好的啊。

不只是她，而是帶著大家一起變好，可她似乎，沒有能夠實踐的能力。

「真好，妳家都沒人管妳。」

有什麼好羨慕的？她才該羨慕別人吧？有爸爸媽媽的陪伴卻還是不知足，哪像她，從小到大就只有奶奶陪著——早熟的孫雅珍，比別人更快邁入青春期，無聲無息的叛逆期隨之而來，讓她一天到晚都在抱怨。

那時候她還不太喜歡她的奶奶，面對奶奶所說的每一句話，她都覺得煩躁又多於。她想著，好想離開這個鬼地方，好想到大都市去住，回到爸爸媽媽的身邊。

「我阿嬤沒讀書，什麼都不懂，從小就只會打我。」孫雅珍嗤笑，對著朋友抱怨著，「左手拿筷子也不行，老一輩的思想我真的不懂。」

這個世界上，誰可以給她溫暖呢？

她遇上了一群叛逆的學生，當她訝異著怎麼會有人敢頂撞老師時，她已經被帶出學校，跟著一起翹課了。

他們有些會抽菸，有些已經會喝酒，十句話有五句參雜著髒話，話題也不怎麼營養，不是說誰不好，就是說要去和誰定勾稽。孫雅珍一開始是怕的，但後來就不怕了，應該說，已經習慣了——與他們在一塊是真的感到開心，比當一個好學生乖乖坐在教室裡頭聽無聊的講課還要快樂。

她人生打的第一次架，是學長的女朋友被搶走，她看著兩邊吵架，最後打起來，自己勸架不成，就跟著加入戰局。

「誰准你打我乾哥！」

於是，有一就有二，後來她吵過無數的架、打過無數的架，成為師長眼中的問題學生——直到現在。

她不是沒有想過要改變，只是一切好像都太遲了，所以她便想，那就順其自然過吧，總有一天生命會有新的出路的……若沒有，繼續筆直前進也沒關係，反正，正在這世界上，又不是只有一種活法。

孫雅珍的家於巷弄裡，騎腳踏車回家，從大馬路到街上，接著騎進小巷子中，總有幾處是死巷。小時候她還會在這一帶迷路、哇哇大哭，可現在她不會了，知道走哪一條捷徑最快到自己的家，孫雅珍覺得自己根本能當這一帶的導覽了。

回家途中，騎著腳踏車的孫雅珍聽見了狗不停狂吠的聲音，後來發出痛苦的哀嚎，最後牠的聲音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人的笑聲。她擰起眉，往那條死巷騎過去，看見幾個男孩女孩穿著附近國中的制服，站在巷弄深處。

聽見狗的哭聲，讓孫雅珍想都沒想，直接騎到他們身旁。

「扔石子有什麼好玩的？要就打斷牠的腿。」

其中一人說的話，並沒有讓孫雅珍感到害怕，只是故意摔了自己的腳踏車，引起他們的注意。

「欺負一隻狗好玩嗎？」孫雅珍冷冷看著他們所有人，有些女孩怕了，垂下眸子，不怕的人，有的覺得她多管閒事，有的則感到有趣。

「關妳屁事啊？」方才說話的男孩子朝孫雅珍走過去，本來還一臉驕傲的他，卻被孫雅珍猝不及防地甩了一個巴掌。

「小屁孩，你以為你在跟誰說話？」孫雅珍不慌也不亂，冷冷地對著面前的人說。

「操！妳打我？」連他媽都沒打過他的臉，這突然來的女人怎麼可以？圍在周圍的其他人紛紛倒抽了口氣，沒想到會有個人來制止他們的行為，

甚至直接出手打人。

「對啊，這種事情還需要問第二遍才清楚嗎？還是呼個巴掌就把腦子也跟著打掉了？啊不對，像你們這種幼稚的小屁孩，有沒有腦子還不知道呢。」孫雅珍說著這話，就被那人揮了一拳——沒有躲掉，那拳頭直接往她的右臉頰打去。

疼啊，可孫雅珍並沒有表現出來，只是將混有血的口水吐在地上，用了更加生氣的表情瞪著打了他一拳的男孩。

她不想烙人，把會打架的朋友都找來、把事情鬧大，可她也不是好欺負的。

她啊，不是第一次被揍，跟這種弱弱的小屁孩可不一樣。

第一章

話說回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「呔！我們走！」看那群國中生們騎著車準備離開，孫雅珍沒有繼續挑釁，安安靜靜站在原地。當他們離開，孫雅珍才走向那隻被他們攻擊的小狗，自己雖然是救了牠，可看牠倒在地上發出痛苦的呻吟，她就怕這小狗有哪裡傷著，不敢輕舉妄動，就怕牠其實斷了條腿，結果因為自己亂碰變得更加嚴重。

沈宇杰的家也住在這一帶，只是跟孫雅珍的家還是有一段距離。他們不曾在這碰過面，但都一樣，曾在小時候在這附近迷路過。

在他回家的途中，聽見熟悉的狗叫聲，他往聲音的來源走過去，目睹了一切的經過。

他家的狗偶爾會出來放風，不會讓牠一直待在家裡頭悶著，誰知道會發生這樣的意外。

「孫雅珍。」沈宇杰走了過去，心裡慌得很。他很寶貝他家的狗，從牠還小，

他們家就養著了，如今牠也老了，陪伴自己約十年的寵物，就某種意義上可以算是很好的家人。

何況他又是家裡的獨生子，年幼沒什麼玩伴，陪著自己的就是條狗。

孫雅珍聽見這熟悉的聲音，馬上站起身子，差點就順口報出自己的學號跟班級座號。

她想她大概是被打昏頭了吧，即使你來我往打來打去的時間，好像一分鐘也不到。

「我才剛轉進巷子，就看到妳跟別人打架。」沈宇杰本來想嘮叨幾句，可看孫雅珍白色的制服沾上了泥土、嘴角還有外傷，自己也不好說什麼。

「放學了，這不該由你管吧？」孫雅珍蹙起眉，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隻狗的

她，並不知道這狗的主人就是沈宇杰，「那個什麼……這狗你能幫忙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沈宇杰沒聽清楚她的意思。

「受傷了，得治。」孫雅珍撓了撓頭，又接著說：「醫藥費什麼的我想我可以負擔，你就負責送牠去動物醫院吧，我要回家了。」

「沒事，這是我家養的狗，謝謝妳，如果不是妳，牠現在可能還被欺負著。」

孫雅珍很少被人這麼道謝，一時之間轉不過來的她愣了好半晌，最後才支支吾吾回應他：「沒什麼，我只是看那群臭屁孩不慣，竟然在我的地盤撒野，還真夠有膽。」

孫雅珍牽起自己的腳踏車，看了眼手機上顯示的時間，是真的得騎車回家了。深吸一口氣的她跨上車，很瀟灑地說了句「再見」，就離開這條巷子，馬上飛奔

回去。

身上的傷可以用不小心摔著了來撒謊，但太晚回家的話很難跟奶奶交代。奶奶現在肯定煮好飯等著她了，她可不能等飯菜都涼了才進屋子裡去。

「阿嬤，我轉來啊！」

「阿珍緊來，去洗手，阿嬤煮了三杯雞……唉呦唉呦，妳的面是按怎？」

「無啦！無張持咧跋倒……無要緊無要緊！」

孫雅珍不想被擔心，但也沒辦法，那傷怎麼也藏不住。

被人嘮叨被人唸其實是一種幸福，這件事，孫雅珍在一開始雖知道但無法理解，只覺得那是大人為了說教而衍伸出的一個詭異的道理。

「歹勢啦……阿嬤。」讓奶奶擦著藥的孫雅珍雖然道歉著，卻揚起了笑。

「歹勢啥？閣笑！」

可是現在的她相當明白，自己是個幸福的人。

「……都是我不好，沒有注意到阿熊跑出去。」沈宇杰和自己的媽媽把狗帶去動物醫院，從路上沈母就不停哭著，反倒沈宇杰冷靜許多，一邊安撫著媽媽，一邊輕摸著躺在自己腿上的狗兒。

「這不是媽的錯，是欺負阿熊的那群人的錯。」回憶剛才發生的事，沈宇杰覺得自己有錯。聽到阿熊的聲音，他沒有馬上跑過去，只是心裡懷疑著是不是自己的狗，緩緩走往那條死巷，而知道事情狀況之後，欺負狗的人走了，只留孫雅珍在那。

如果他機靈一點，趕緊到那，也許孫雅珍就不會跟他們打架了。沈宇杰也覺得自己有錯。

去完動物醫院，沈宇杰回到家，想著該如何和孫雅珍道謝。

明天送吃的過去七班？口頭關心一下？還是送一盒OK蹦外加一瓶消炎止痛的創傷膏？

他想了很多，可隔天遇見孫雅珍時，腦袋卻一片空白。

沒有遲到的孫雅珍從大門進來，和擔任糾察的沈宇杰直接碰面。孫雅珍本想無視沈宇杰始終盯著自己的視線，可對方一直看著自己，孫雅珍也很問他一句「到底是在跨三小朋友」。

緊皺著眉頭與沈宇杰對視，孫雅珍的語氣相當不客氣，但並沒有爆粗口：

「你一直看著我幹麼？」

沈宇杰看她嘴角的傷還沒有，臉上的瘀青比昨天更明顯，臉頰旁還貼了個

OK蹦，只問了句：「妳沒事吧？看妳傷得不輕。」

也許是語氣過於溫柔，才會讓孫雅珍心漏了一拍。

很少人，真的很少人，會用著這樣的語氣，對著自己這麼說話。

「小、小傷而已……沒事。」孫雅珍開口回答，「倒是你家的狗還好嗎？」

「沒什麼大礙，就一些皮肉傷。」沈宇杰沒想到，面前這人居然會關心他們的狗，「只是他也老了，昨天大概是嚇了一跳，給什麼都不吃，直到我今天出門前都還是鬱鬱寡歡的樣子。」

孫雅珍家裡頭沒養狗，沒有什麼經驗談可以分享，只能用長長的「喔」來帶過。

「妳想看看牠嗎？」

聞言，孫雅珍一臉錯愕，「啊？」

「我沒別的意思，只是妳是牠的救命恩人，我想牠應該會想再看到妳吧。」

因為覺得自己家裡的狗看到她會高興，所以找她去和那隻狗見面嗎？她才不去呢！要也是狗來見她，不是她去見狗好嗎？

「哦？你你也住那一帶嗎？也許明天放學我可以去看看牠。」誰都不能打她臉，能打臉她的只有自己。

「對，就住在那附近，明天我們可以一起回去……我糾察要多待二十分鐘，

妳可以等我嗎？」

孫雅珍從沒想到，自己會與面前的人，有報班級座號以外的話題。

對方可是糾察隊的隊長，顧名思義就是會對她不利的人，她還以為他們互相討厭，誰知道這人會因為一隻狗就對自己這麼和善地說話。

未免也太好心了吧？前一陣子不是還兇狠很地要登記她嗎？

「可以啊，我跟我家人說一聲就行。」

孫雅珍覺得自己並不好親近，可此刻的她並不像是豎起刺的刺蝟，和他說起話來，反而有種親切感——這可不是她想塑造給人的外在形象。

她本來想大喇喇地直接走人，最後發現一件挺重要的事情，又停下腳步，轉身走回去，對沈宇杰問：「喂，我問你，你叫什麼名字……沈什麼來著？」

……她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嗎？

「孫雅珍，我叫沈宇杰。」曾經登記她好幾次遲到的糾察隊隊長。

「喔喔，好，我記住了。」說完這話，孫雅珍快步離開。沈宇杰覺得，這女孩就某些方面而言，真的挺不可思議的。

第二章

老師希望你別放棄自己。

月有四、五支的警告都算正常，就算學校多加小過或大過，他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，有記功嘉獎才是值得被關注的事情，只是不可能發生而已。

本身就是放牛班，誰還期待他們拿秩序第一或整潔第一？他們稍微能看的就只有運動會的表現，雖然大隊接力沒拿下第一，不過許多個人賽都拿了不錯的成績；沒也拿下精神總錦標，可運動會那天是他們向心力最團結的一次。

孫雅珍看著班導師發下的那張黃色單子——本月○大功、○小功、○嘉獎、

○大過、○小過、○警告，目前累積兩大過三小過十四警告。這「成績」，在二年七班算是低的了。

她在意的是，這個月她竟然沒被記遲到的警告，這意味著那天翻牆進來，沈宇杰並沒有登記她。

不過隨便，反正她的獎懲紀錄就是這麼爛，好像真不差那一支警告。下課，班導師把孫雅珍叫過去。

孫雅珍面無表情，班導嘆了口氣，「去把過消一消吧。」

「我就算從今天開始消過，到高三都消不完，可能還不減反增。」孫雅珍自嘲說著，她不知道今天哪吹來的風，讓班導師勸她這種事。

「妳認真消，一定能消完，然後別再遲到了。」她還沒完全放棄這個班，即使大多數人都沒想過要升學，她也想，至少也讓他們在高中的紀錄好看些。」

「遲不遲到不是我說了算，是鬧鐘叫不叫得醒我的問題啊，老師。」

「晚上早點睡，睡飽了自然就不賴床了。哎……還有，別再跟別人吵架和打架了，有什麼困難、受什麼委屈，可以告訴老師，老師幫你解決。」

「老師，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考卷太好改了，才讓妳有多餘的心思管我們這些？」吵架打架，哪天不發生的？就算不是發生在她身上，班上的其他人也都過著那樣混亂的生活。

「妳和陸然，是老師覺得還能補救的學生。我安排妳去消過的事情，我會先跟學校說，看他們能不能通融一下、讓妳消多一點，總之，我希望妳別放棄自己。」她也沒打算瞞著了，即使這麼說，讓班上別的學生聽見的話可能會使他們不太爽快，但她實在不想讓每個學生繼續沉淪下去。

聽到這樣的話，本該是要感動，感動還有個人沒放棄自己，可孫雅珍即使有這樣的想法，也只是輕笑了聲，用著堅定不移的語氣對著導師說：「老師，沒什麼好救的，我跟其他人沒什麼不一樣。」

她沒有放棄自己、她才沒有放棄自己……此時的孫雅珍確實有些慌了，她就

怕聽到這種話、就怕有人對她還抱有著一絲希望。她會害怕搞砸、害怕讓對方失望、害怕自己辦不到。

所以即使凝視著前方，也不敢向前走一步。

「我明白了……」

聽到班導師終於這麼說，孫雅珍沒等她把所有的話說完，便開口：「老師能理解真是太好了，下次數學考卷出簡單點，沒準會有人真的解出來給妳看，我先走啦！」

她知道，自己這是落荒而逃……可沒辦法，她害怕呀。

她也想變好，可她沒有那個勇氣，就怕最後什麼都沒擁有。

導師看著孫雅珍離開，再度嘆氣，但她沒有要放棄的打算。她只是還沒戳破，

她知道孫雅珍給學校的電話是謊報的，每一次因為學校發生的大小事聯絡她的父母，接起電話的人聲永遠都不一樣，帶著菸嗓的、還有點稚氣的、語氣輕佻的，怎麼聽都不像是一位父親或母親該有的樣子，回答更是如此，總是包庇著孫雅珍，做什麼壞事都能被原諒，甚至反罵起學校來的都有。

她翻著學生個資的紀錄，到孫雅珍那一頁停了下來，看向的不是手機號碼，而是住址。

她想，這就不能夠造假了吧？

「喂？請問是雅珍的父母嗎？我是雅珍的導師，姓胡。」

說完話，她聽見一群人的嬉笑聲，後又聽拿電話的人咳了幾聲，回應她：

「是是是，我們雅珍平常受您照顧了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今天雅珍在學校和人打架了，因為雙方都有動手，所以學校記了支大過……」

還沒說完話，電話另頭的人似乎想快點結束話題，打斷了她說話：「沒事沒事，同學間打打鬧鬧我知道，用不著記過，不就是孩子在玩耍嗎？」

「不是打打鬧鬧而已，都見血了。」

「所以對方跟我們討醫藥費不成？」

「也沒這回事……」

「那就好了不是嗎？等雅珍回家我會訓訓她，謝謝老師特地打來啊！」還來不及開口，電話就被掛斷，而在掛斷前一刻，她確實再度聽見了嬉笑聲。

這都晚上八點了，怎麼可能還沒回家呢？就算真還沒回家，難道家人不擔心

的嗎？據她所知，班上沒有一個人是有補習的，孫雅珍放學後肯定又去哪遛達了吧？

接下來打的每通電話，都是不一樣的人接的，回答的方式各有不同，唯一相同的點就是全都讓著孫雅珍。她不是不了解有些父母總是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心肝寶貝一樣疼愛，但是這樣的溺愛實在太過頭了，再加上一些蛛絲馬跡，也讓她起疑，也許接電話的根本不是孫雅珍的父母。

然而，確實如此。

「謝啦，婉玲姊。」

「靠！超白癡的，講著講著都緊張起來了。」

「這時候該叫聲婉玲媽了吧？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婉玲媽！」

在別人眼中，這群人可能是豬朋狗友，可對孫雅珍來說，他們其實本性不壞，只是內心孤獨，就和她一樣。

人本能地尋找著自己缺少的東西，以填滿自己空虛，他們也是如此。

不能理解大人的世界，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此時此刻為什麼在這裡，所以他們相遇、相識然後相聚在一起，築起一道沒人能跨過的牆，就像是互相取暖一樣，這是屬於他們的、「小大人」的世界。

「阿熊在裡面。」

「阿熊是那隻狗的名字？」孫雅珍沒想到自己真的等了沈宇杰二十分鐘，接著還一起回家。

放牛班的班長跟糾察隊隊長走在一起的畫面，怎麼想都覺得怪。

「嗯，因為我媽說牠長得像泰迪熊，所以就叫阿熊了。」沈宇杰一打開門，阿熊就飛奔過來，雖不像是以前一樣，會蹦蹦跳跳、原地轉圈地熱烈歡迎他回家，不過精神已經比昨天好上許多。

阿熊看到孫雅珍，眼睛亮了起來，走到她面前用頭蹭了蹭她的腳，讓孫雅珍僵住身子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牠很喜歡妳。」沈宇杰一邊說，一邊彎下身子，摸著阿熊的頭，給牠順了順毛，「妳可以摸摸牠，牠不會咬人。」

好吧，摸摸牠……也許她辦得到。

家裡沒養過任何寵物，也沒特別喜歡的孫雅珍在蹲下身子、伸出手要摸阿熊

的頭的時候，阿熊便不乖巧地坐在原位，而是直接把她撲倒。

大型的紅貴賓犬，力氣可不容小覷。

阿熊舔著孫雅珍的臉，孫雅珍只覺得癢，想輕輕推開牠，卻又笑得沒有力氣，「我投降、等一下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沈宇杰你在看戲嗎？救我啊！」

沈宇杰看她被自家的狗兒撲倒，先是笑了出聲，接著才把阿熊從孫雅珍身旁抱走。孫雅珍頭髮亂糟糟的，覺得自己特別狼狽，可並不討厭和狗那麼玩，自己整理好儀容站起身時，她輕嘆了口氣，說了：「牠還真是精力旺盛。」

「前幾日牠都不太開心，可遇見妳，也不知怎的精神都來了。」

說也神奇，他們家阿熊對陌生人以往都不會這麼親近的，可這次，牠好像真的很喜歡孫雅珍，一看到她就往她身上蹭，甚至還把人給撲倒了。

「我這麼討喜嗎？」孫雅珍哼笑了聲，語氣裡有著自信以及半開玩笑的態度，誰知另個人會不懂她的玩笑，用著極為認真的語氣回應她。

沈宇杰說：「是挺討喜的。」

孫雅珍愣了好半晌，接著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，繼續和阿熊玩。她不知道的，是沈宇杰話中有話。

討誰的喜呢？人或狗都有吧。

第四章

我會變好的。

自己的名字是爺爺取的。

在沒有記憶的嬰兒時期，她的爺爺去世，她失去了一個會疼愛她的家人。

可是她並沒有感到特別惋惜，去掃墓的時候也不哭，因為她根本沒有真實地感受過爺爺對她的愛，她對爺爺的所有認知，都是她的父母與奶奶告訴她的。

從別人的口中可以知道的事情並不少。像是，她知道她的爺爺人緣好、對奶奶也好，跟奶奶很相愛，就算老了也會牽手去公園散步逛街。她聽她的奶奶說過無數次爺爺是個多麼羅曼蒂克的人，在那一瞬間，孫雅珍會覺得，奶奶好像年輕很多，如同與她同年齡的羞怯少女。

還記得小的時候，她曾看過奶奶獨自一人在房間裡哭，她那時候想，可能是因為爺爺不在了，所以感到很寂寞吧？她沒有多想，就直接推開了房門，拉著奶奶也不知道該往哪裡擺。

奶的手，對她說：「以後，我嘛會牽阿嬤的手去逛街！」

本來哭著的奶奶，在聽見她的話時便不哭了，抹掉自己臉上的淚，她對孫雅珍揚起笑，「好啊，阿嬤等妳。」

然而到現在，她還沒牽過一次奶奶的手。

已經有說今天會晚一點回家的孫雅珍，一回到家，就看到玄關有一雙陌生的高跟鞋。她不知道是誰，直到走進客廳，她才看到那個人的面孔——

是她的班導師。

「妳頭扭回去佗位？」把她拉回神的，是奶奶的聲音。她的聲音沙啞，好像哭過，可此時對她說話卻相當嚴厲。

「我……」看到奶奶的表情，孫雅珍是真的慌了，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，眼神

奶奶沒聽到回答，氣得站起身，拿起旁邊的抓耙仔往孫雅珍走去，朝著她的腿打。

孫雅珍什麼話都沒說，就這麼挨打，老師看到這畫面，馬上向前阻止了奶奶，奶奶卻哭了起來，對孫雅珍大吼：「應話啊！孫雅珍！」

她不會在奶奶面前哭過，也不會在朋友面前哭。

她不想讓奶奶擔心，不想被朋友取笑，想哭的時候不是忍住，就是晚上默默地躲在被窩裡頭小聲哭著。

一直以來都是如此。

然而這一次，她卻在奶奶的面前流下了眼淚，不是因為腳火辣辣的疼痛感，而是這麼多年來，她竟然就這麼破了功。

奶奶一定很失望吧？一定很不想看到她吧？可是她又能怎麼樣？這種事情又不能補救……就算可以，她也沒有那個能力啊。她該怎麼辦？

她連說「對不起」的勇氣都沒有，只覺得自己傷害了最愛的家人，自責感湧上心頭，她聽見奶奶淒厲的哭聲，自己也哭得更加厲害，轉過身拔腿就跑。

她聽到胡班導叫了她的名字、要她停下，可她腳程越邁越大，根本沒有要停下的意思。

能跑多遠，就跑多遠吧，把自己藏得好好的，就都沒有關係了。正是因為她總是逃避，才落得現在這落魄的模樣。

橋上，陸然正抽著菸。

「所以妳就這麼衝出來了？」陸然只聽孫雅珍說個概要，班導去了她家，她

阿嬤打她，就這樣。

「嗯。」孫雅珍的聲音輕到不能再輕。

「抽嗎？」陸然將於盒遞過去，就等孫雅珍從裡頭抽出一根。孫雅珍看著那菸盒好半晌，最後還是搖了搖頭，拒絕了。

「你這年紀就抽這麼厚。」

「噗哧，我跟妳同歲。」陸然笑了，也把菸熄了，「那妳該怎麼辦？不打算回家的話，只能夜宿在外頭了吧？」

「應該有人的家能讓我待，我等等播個電話問一問就行。」孫雅珍還是凝望著遠方，一臉憂愁的樣子，要不擔心也難。陸然聽了她的話，挑了挑眉，換了個站姿、面對著孫雅珍。

「妳把我當塑膠嗎？」

孫雅珍看了他一眼，「我沒那意思，那你又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爸媽都不在家，老樣子，出差。」陸然的嘆息聲小到讓孫雅珍以為自己是聽錯了，「客房有裝冷氣，妳來不來？」

陸然對孫雅珍來說，是個頗特別的存在。她總能在一些細節裡，嗅到陸然與自己相同的氣味——造就他們此刻模樣的不是任何人，而是這個世界，但他們心甘情願，也甘之如飴。

偶爾感到無奈與無力，屈服於現實的窘境，是他們青春的樣子。

「如果今天你是我，你會怎麼做？」孫雅珍的反問，讓陸然有些懵；看他這表情，又補充了一句：「我家的主臥沒冷氣，客房更不會有了。」

陸然笑了，孫雅珍也終於揚起嘴角，繼續說：「我想你不會讓一個女孩子送你回家。」

「拜託，我看過妳打人，還怕妳路上被跟蹤啊？」

「別這麼說，世界上什麼人都有，跟蹤錯人的變態也是存在的。」

陸然陪著孫雅珍走回家，這路上有時安靜得只有機車呼嘯而過的聲音，有時則有一方開口說幾句沒營養的話。說到底，孫雅珍還是害怕的，害怕回家、害怕看到奶奶失望的表情……即使有著要好的朋友陪著也一樣。

「送我到這就好了，祝你回家別碰到什麼變態。」

陸然半開玩笑地說：「到時候我遇害打給妳，妳最好也給我接電話啊。」

「當然，隨Call隨到。」孫雅珍說完，對陸然揚起了笑，又多說了句：「擔

心的話，就打電話問你爸媽工作得怎麼樣吧。」

「嘖，誰會擔心啊。」

孫雅珍知道，那如同反射動作般快速的言語，不是出自於內心。不過別人家的事情她管不著也沒法管，她就說句建議，要不要去實踐它，就是陸然的事了。畢竟，她自己也有著萬分火急的事情得去解決。

推開紗門，她看見的會是什麼呢？她有勇氣道歉了嗎？

「阿嬤，我轉來啊。」孫雅珍默默走進去客廳，看到奶奶坐在沙發上，自己深深吸了口氣，走到了她身邊，「阿嬤……」

奶奶沒有看她，只是重嘆了口氣，「是我做毋著啥啊，阿珍……」

孫雅珍以為自己不會再哭，可聽到奶奶的聲音，還是忍不住崩潰了。

她蹲下身，握住奶奶的雙手，不停搖頭，告訴她：「是我的問題，阿嬤無毋著……歹勢……」

這晚上，孫雅珍說了很多自己的事情，那些深藏於自己心底的，全都掏出來讓奶奶知道。

她們躺在同一張床上，本來哭著，後來笑了。孫雅珍一直都很清醒，在說完話之後，覺得心裡頭一塊大石子終於放下了。

她清楚記得她說的最後一句話：「我會變好的，阿嬤，妳等我。」

「妳有喜歡看的書嗎？」圖書館的管理員見到孫雅珍，第一句話不是跟她要消過單，而是問了這話。

孫雅珍愣了一會兒，本來想說點什麼，圖書館員卻自己笑了，「都忘了妳是

來消過的，除了教科書沒翻過其他的書吧？A1到A6區的書按照編號整理，整理好了我就給妳蓋章。」

那問題不就只是想羞辱她的嗎？進到A區之前，孫雅珍翻了個大白眼，心想誰跟你說我看過教科書了，這學期的教科書還沒寫名字、百分百全新地塞在她的抽屜裡呢。

可惜的是，這也不是什麼能讓她沾沾自喜的事情。她看著比自己高大許多的木頭櫃子，嘆了口氣，默默開始動工。

認真做事、把事做好對孫雅珍來說不是一件難事，沒花半個午休的時間，她就將中國文學這區的書給整理好了。她拿著消過單去給管理員蓋章，管理員見她說自己完成了，完全不相信，還自己過去檢查了一輪——沒有出任何對差錯。

「借出的書我都有——核對，還回來的我已經物歸原位，沒有漏書，現在順

序也是對的。」孫雅珍做得沒有一處是能被挑剔的，管理員這才給她蓋一個消過的紀錄章。

這是第一步，全新的開始。

對於自家班長跑去消過這件事情，班上的人都感到震驚，某次孫雅珍回到班上，班裡一個人就替她打包不平：「雅珍，是不是老師逼妳去消過？靠北，她真的沒遇過壞人是不是？」

雖然她的班導師在奶奶面前揭穿她的「真面目」，孫雅珍也沒對她反感。她哼了聲，回應那個人：「她叫我去我就去？我又不是個傻。」

「那要不然……」

「是我自願去的。」孫雅珍不怕班裡的人覺得她奇怪，甚至已經在想辦法，

讓班上的其他人跟她一塊去消過。

現在還來得及……

她之前說過，她和其他人沒有不一樣，現在也是如此相信著。之後考試有沒有好成績都無所謂，可不只有她，也不只有陸然，大家都可以順利畢業。

第五章

妳怎麼樣都好看。

他覺得孫雅珍一夕之間變了很多，但並沒有感覺到距離感；她還是與所有人一樣合拍，稱兄道弟的，只是便不再帶頭作亂。

現在，圖書館的書都是孫雅珍整理的。圖書館那麼大，從A區到M區，孫雅珍都整理過一遍，有人來借書、問了她書的位置，她還能應對自如，告訴他書在哪一區。圖書館管理員看孫雅珍做得挺好的，某一次替她蓋章時，忍不住說：「妳有喜歡的書嗎？」

這次孫雅珍沒再愣住，很快地回覆：「我是來整理，又不是來看書的。」

「下一次帶上學生證，把想看的書借走吧。」管理員對孫雅珍揚起笑，不是取笑，而是友善的那一種，「整理的時候，總會看到一些書的簡介吧？只要是吸引妳的就借去看吧，看完一本，我就替妳多蓋一個章。」

「這麼好？我本來還想說要搶下你的位子當圖書館的管理員呢。」孫雅珍開

玩笑地說道，接過那張已經快蓋滿章的消過單。

「等妳看的書比我多再來說吧，小丫頭。」

孫雅珍笑著從圖書館離開，在回教室的路上遇上了沈宇杰。她本來只是看他一眼、沒打算打招呼，可沈宇杰卻停下了腳步，叫了她的名字。

她與他對視，口氣沒有不好，「幹麼？」

「妳在消過嗎？」

「覺得稀奇嗎？」

「圖書館？」

孫雅珍心想，這人是不是不聽她說話的，「對，怎麼了嗎？」

「沒事，就問問……祝順利。」說完，沈宇杰又邁開腳步，繼續往前走。孫雅珍看著他的背影，覺得他有時還真像是個怪人。她怎麼也沒想到的

是，沈宇杰之後到圖書館借書的頻率越來越高，幾乎每天都去借還書兩三回。

「妳下定決心了？」陸然已經問五次以上，這五次孫雅珍都是猶豫了很久才說「對」，依照對她的了解，陸然知道她根本還沒做好心理準備、也還沒下定決心，所以就與她在理髮店的門口耗著。

「我想我快好了……」孫雅珍現在有著一頭漂亮的金色長髮，旁分的瀏海讓她看起來成熟許多，若是化妝，看起來就像是個有氣質又優雅的大學生。她很注重外在形象、很寶貝她的頭髮，當初染上這顏色也是她物色了許久、跟造型師達成共識才染的，雖然被奶奶嘮叨了好幾天，可是她真的真的很喜歡。

但現在，她認為自己必須改變。

「走吧，進去吧。」良久，她才對著陸然這麼說。

「好，走吧，可不能反悔啊。」

這一次，孫雅珍也是和造型師達成了共識，才變換髮型的。

重新染回黑色、將及腰的頭髮剪短，並且叮囑造型師：別太顯老。於是，她剪了個比學生頭再長一些的西瓜頭以及平瀏海。

看起來乖巧許多，但那不是重點，重要的是孫雅珍還挺滿意的。

回到家，奶奶看到孫雅珍的變化，差點兒就認不出來，還說女孩子這樣乾淨俐落很好，比之前好看太多了。孫雅珍看奶奶開心，自己也開心，在洗碗的時候，她看著盤子照映出自己模糊的臉，也暗自揚起嘴角。

是嗎？這樣比較好看的話，那就太好了。

雖然外表不代表一切，不過換個造型等同換個新氣象，孫雅珍有種重新開始的感覺；當然，她不會割捨她的過去，也不會絕口不提，如果沒有當初的自己，哪來這麼多理想和抱負？

隔日，她雖起了個大早，想替奶奶做好早餐再出門，可因為家裡瓦斯剛好沒了，打破了孫雅珍的計畫，她騎著腳踏車去最近的早餐店排隊，喊了要什麼卻被老闆娘忘記，在那空等了三十分鐘，等她拎著早餐回到家，已經快要遲到。她把早餐交給奶奶，馬上騎腳踏車前往學校——差一點她就安全上壘了。

心想著這個月都還沒有遲到過，遲到的孫雅珍大搖大擺從校門進去，唯一站在校門旁的人，只有糾察沈宇杰。

以前，孫雅珍的外貌醒目，可現在沒有漂亮且高調的金色長髮，取而代之的是與許多女同學一樣的黑色短髮，讓沈宇杰差一點就沒認出她。

孫雅珍站在沈宇杰面前好半晌，見沈宇杰直盯著自己，什麼也沒說，孫雅珍皺起眉頭，語氣仍是個不良少女：「你愣在這幹麼？我不是乖乖站在這裡讓你登記了嗎？還是說，你還沒記起我的班級座號？」

她本來想說，翻翻之前的紀錄就能看到，可是她又想起，糾察的登記表一個月換一次，這個月都沒做任何違規事項的她，並不會出現在那本子上。

還真是稀奇又新鮮的體驗。

「……沒有，我記得。」沈宇杰回過神後，緩緩開口，「妳變得有點……不一樣。」

不對，不是有點，是很不一樣，這巨大的改變嚇得他不輕。

「怎麼？我這樣很醜嗎？」孫雅珍皺起眉頭，抓了抓自己的短髮，確實不習

慣，小聲咕囁著：「但從昨晚開始，每個人都說挺不錯的啊。」

早餐店的阿姨總是叫客人美女帥哥，今天她雖然忘了做她的早餐，但也有發現她的變化，還多稱讚了幾句呢。

「沒有，都好看。」

「什麼？」這下，換沈宇杰的話讓孫雅珍愣住了。

以前雖然奔放了點、現在乖巧許多，可外表不是一切，最重要的是骨子裡究竟是什麼。別人看孫雅珍，可能會覺得她還是個不良少女，總與混混們勾搭在一起，作惡多端，但沈宇杰看到的不只有這樣。

孫雅珍勇敢無懼地教訓一群欺負狗的國中生，相當認真地在圖書館幫忙，即便那是為了消過，但其實這種事情隨便做做，學校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過，

可孫雅珍即使知道能偷懶，卻還是把事情做好。

「趕緊回教室吧，早自修開始了。」

「……好，那我走了，再見。」語落，孫雅珍離開他的面前。這一次，他仍沒登記上。

「孫雅珍，妳的頭髮……」

「喔，剪了。」面對班上同學的驚訝，孫雅珍也早已料想到，所以只是簡單做了回應。

「又不是瞎子，當然看出來剪了，為什麼剪？」

「不覺得挺好看的嗎？」孫雅珍用手指捲了捲髮尾，更好看的，其實是那自信又漂亮的臉蛋，「換樣子挺新鮮的，還能嚇嚇人呢。」

然而，這不是讓同學最震驚的事情。

孫雅珍偶爾才會寫功課，上了高中之後課本從沒翻開過，更沒寫上自己的名字，可今天老師來上課，孫雅珍卻主動提起了收作業的事。

班裡的人都懵了，平時連聯絡簿都不抄的他們，根本不知道有作業這回事。

「……有人有寫嗎？」老師聽到孫雅珍的話，也嚇得不輕，默默問了一句，但是只有孫雅珍站起身、到前面去教習題本。

在她回座時，陸然嘆了口氣，自己也拿著習題本交到老師手上。

這班上竟然有兩個人做作業？老師翻了翻那兩本習題本，看起來不像是抄寫誰的，真的是自己寫的……雖然有些一看就知道是錯的，但是光是有寫就已經足夠了。

「真巧啊，你也有寫功課？」

「我才要說巧吧，真是稀奇，沒想到妳竟然把作業簿寫上自己名字了。」陸然哼笑出聲，他平時都有寫作業，只是沒交出去罷了。

聞之，孫雅珍突然站起身，往講台那兒走去。

這老師新來的，年紀輕、資歷淺，頭一年授課就上到問題學生的班級，許多事情不會應對，在這班受到的嘲諷和欺負可不少。見孫雅珍這平時會帶頭作亂的大姊頭走過去，他支支吾吾說不好話，看孫雅珍翻了翻講台，找到自己的作業本之後拿走，很是疑惑。

「雅珍，怎麼了嗎？」老師的聲音相當小。

「習題本忘記寫名字，我拿回去補。」孫雅珍沒意識到對方的害怕，在走回

去時，意識到自己似乎不能這麼在上課期間、沒經過准許就隨意走動，於是又折返回去，跟怕得很的老師說：「抱歉，這種事情應該下課再來跟你說的。」

……竟然道歉了嗎？

台前的老師還以為自己聽錯了，深吸了一口氣，偷捏一把自己的大腿。不是夢啊……

中午，孫雅珍仍去圖書館消過，管理員看到孫雅珍外貌的改變，忍不住說了：「換髮型啦？這樣挺有書生氣息的。」

「是嗎？那以前是什麼感覺？」孫雅珍好奇地問。

對方沒有想太久就回應：「大概是小太妹吧。」

孫雅珍沒有想否認的意思，反而笑著說：「我現在也是啊。」

下周就是段考周，來借書的人變少，孫雅珍要做的工作自然也減少許多，沒一會兒就將今天分內的事做完的她，沒有打算回教室，反而是拿了一本頗有興趣的書，坐在圖書館裡頭閱讀。

那是一本沒有圖片、純文字的翻譯小說。很少這樣大量閱讀文字的孫雅珍雖然對裡頭的內容很有興趣，可昨日熬夜寫功課的她極度需要午休時間，看沒幾頁，她就閉上了眼睛，沉沉睡去。

「同學，你來還書嗎？」

「我可以自己拿去放。」

「這樣啊，那麻煩你了，這本書放在C區那邊，要是找不到放哪，就跟來幫忙的同學說一聲，她就會幫你放回去了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謝謝。」

最近來借還書頻率相當頻繁的沈宇杰，不是為了別的，而是想多遇一次孫雅珍。說也奇怪，他也不曉得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執著，但是他每一天都有想見到她的想法，也想著如果能說上一句話，那就好了。

走到C區的沈宇杰看到孫雅珍趴在桌上睡著了，自己的腳步放輕，把書擺回正確的地方後，並沒有馬上離開，而是走往她的身邊，盯著她的睡顏。

很想要多了解她一眼，不管什麼事情，他都想要知道。只是，他們之間好像有堵高牆，始終無法更進一步認識……身為糾察隊的隊長，喜歡上問題學生班的班長這件事情，也許不會有人相信。

想起她，心會悸動，卻也心驚膽顫；心頭上的樹像是百花齊放，卻也凋零得快。她像一陣風，自己如同輕盈的一片葉子，心情隨風起舞——他明白這樣的感

受，叫做暗戀。她本來也想算了，就這樣吧，以後別打架了，好好過生活吧。

不想擺脫什麼，那就別擺脫吧，身旁的人並不壞，但他們可以與自己慢慢變好。

可是有時候，有些事情總不會那麼順遂。

「幹！」孫雅珍每一次與人打架，都想著就當最後一次出手，可是當看見自己的朋友受欺負，自己卻嚥不下那口氣，與對方爭執時，沒人肯退讓一步，就這麼打了起來。

沒有那頭長髮，對孫雅珍來說算是好事，因為之前打架，十個人裡頭有九個會拉扯她的頭髮，就算疼她也捨不得剪掉，只會在那時候更加憤怒地打回去，為了幫那幾根掉落的頭髮多出一口氣。

「裝什麼乖學生？呸！」孫雅珍被吐了口口水，憤怒的她握緊雙拳，深吸了口氣，本來想要算了，但最後她還是再度出手——也許是牡羊座的性格過於衝動，也可能是因為自己唯一看的那本小說，告訴她女性當自強，所以她才會這麼不服輸。

「你那副樣子有比較好嗎？我們都一樣！不就外貌上的差異，內心全骯髒得可以！要比嗎？我是沒多高尚，可就憑你也想攀的話，我也得說，我沒那麼下賤！」

其實他們都一樣，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本性難移。

那天孫雅珍回家，奶奶看她滿身是傷，想問她去哪了、怎麼了，孫雅珍只是抱著她大哭，沒有說任何話，內心卻自責得很。

她想，她可能永遠只能給她的家人失望。

逞什麼強呢？裝什麼裝呢？她還是老樣子，改不了啊……

隔天上學，沈宇杰看到她臉上青一塊紫一塊，手也有不少傷痕，急忙叫住了她，「孫雅珍，妳身上的傷……」

「不關你的事。」

「確實是與我無關，只是我想我應該也能關心妳一下吧？」沈宇杰在她準備邁步離開之前，又繼續說。

「……你覺得還能是什麼造成的？反正這種傷過幾天就會好，不勞你費心。」

真的有著非常深的隔閡。

剛到校的陸然，看孫雅珍在校門口被沈宇杰攔住，還以為起了什麼口角，快步走了過去，和孫雅珍打了聲招呼，「孫雅珍。」

「哦，早。」

只有一瞬間，那與沈宇杰對上眼的剎那，他感受到對方似乎不怎麼開心。

陸然也不是傻子，馬上就聞出什麼煙硝味。他揚起笑，一手搭在孫雅珍的肩膀，一手則輕輕碰了她的臉頰，「這傷誰搞的？要我去處理他嗎？」

「你知道的人，昨晚阿偉跟人起了口角。」

「怎麼沒叫我過去？」

「我也是很臨時被叫過去的。」

他們一邊談話，一邊進到校園裡頭，沈宇杰盯著他們的背影許久，最後還看見陸然回過頭，對自己勾起了笑，是多麼沒有善意的笑容啊。

他對孫雅珍來說算什麼呢？也許只是個討人厭的糾察隊隊長。

比起與她並肩同行的人來說，他們的距離真的好遠好遠。

「搭在我肩上的手可以放下了吧。」走到大樓裡頭後，孫雅珍便嘆氣說道，「我還不知道學校惡名昭彰的問題兒童，能被品學兼優的糾察隊長關心呢。不知道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態，可是總覺得不懷好意，對吧？」

孫雅珍也不是刻意這麼說，但現在的她特別敏感，說話咄咄逼人、神經緊繃。

陸然當然看出了她的異樣，收回自己的手，回應孫雅珍：「也許他喜歡你也說不定？」

聞言，孫雅珍哼笑，「你這是在笑話我嗎？」

「我可是很認真的在說呢。」陸然聳了聳肩，「妳不相信就算了。」

「嗯，我不相信，要是你說的是真的，下次段考我就拿個第一給妳看。」孫雅珍的語氣極為認真，她怎麼也沒想到，自己真得兌現這個承諾。

孫雅珍沒在圖書館消過了，之後的她被安排去刷各處室的白牆，這算是粗活，比在圖書館還要辛苦一些，不過她還是沒吭半聲、乖乖照做。

不管是學務處、教務處還是總務處的主任以及老師，都對她特別有偏見，這段日子孫雅珍沒少聽半點冷嘲熱諷，可她還是忍著。

自己曾經做錯過，那現在就來彌補，能補多少就補多少。

「何必受那些氣？別幹了吧。」她最要好的朋友陸然給了她一個良心建議，「他們不會因為妳多做了這些，而對妳改觀。」

在被孫雅珍訓斥之後，還敢在教室裡頭大喇喇抽菸的人，就只有陸然。

陸然不怕孫雅珍，不怕她忽然揍他一拳，因為她知道她不會；不怕她就這麼討厭他，因為他知道這根本不會發生。但是，他也不是仗著自己與孫雅珍的交情好而肆意妄為，他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如此而已。

「我沒氣啊，只是覺得有點無力罷了。」孫雅珍看著天花板，輕輕嘆了口氣，「別人怎麼看我的，我一點也不在意。」

「是嗎？」陸然跟她從國中認識到現在，還不知道她的想法嗎？她只要遇到煩惱，不是翹課到沒人的地方吹吹風，就是像這樣盯著某一處，像是在發呆一樣，「如果你是真不在意，那就照妳想做的去做吧，沒有人會攔妳的。」

「如果……」

「嗯？」陸然又吸了口菸。

「沒事。」孫雅珍斂下雙眸，止住了話。

孫雅珍想說，如果這世界上，有人能看見她身上的一點點好，那該有多好。可是此刻的她沒有勇氣說出口，因為她知道自己並不好……可以說是糟透了。

是的，糟糕透頂，她不停地在內心這麼告訴自己。

把總務處的牆壁刷得亮白之後，她又被叫去學務處刷牆了。

在她看來明明乾淨得很，可每一次要檢查簽章，學務處的主任總不給她過。教官也挺會使喚，除了刷牆之外，她還有數不完的文件得送去各處室。一次，她看見沈宇杰進到學務處，找了教官遞上這個月的登記表，教官接過，用著開玩笑的語氣，對著身後刷著牆的孫雅珍說：「孫雅珍，妳要不要來說妳又被記幾個缺曠了？妳這樣可不行啊，一邊消又一邊累積，哪時能做得完？」

孫雅珍冷冷看他一眼，沒有回應，反倒是沈宇杰開口：「孫雅珍這個月沒有任何缺曠課，連遲到都沒有，教官可以親自檢查。」

聽到沈宇杰這話，孫雅珍自己回想，明明記得這個月有遲到過一次，難道沈宇杰又沒把自己給登記上了？

教官一頁一頁翻，怎麼看都沒有孫雅珍的班級座號姓名。在簽名蓋章之後，他交還給沈宇杰，要他把明細發到各個班級去，沈宇杰淡淡答了聲「好」便走了。

恰好，孫雅珍也做完工作，只比他晚了幾秒鐘離開學務處。

在外頭，孫雅珍叫住了他：「喂！等一下！」

沈宇杰聽到她的聲音，停下腳步轉過身去，與她對視著。

「你好像已經兩次沒把我登記上去了吧？我的遲到。」孫雅珍一邊說，一邊

想著他為什麼不登記，卻想不到任何原因，「要是被發現的話，可是會被當成壞榜樣的喔，糾察隊長。」

「我確實偏袒，妳想告密嗎？」

「欸，要我去跟那個教官自首？不可能的。」

「那就好，不然尷尬不只有我，還會有妳。」

從對話中，孫雅珍還是不明白他為什麼替他掩蓋事實。她充滿好奇，用著開玩笑的語氣，說出一個連她自己都覺得愚蠢的猜測：「為什麼偏袒？你該不會喜歡我吧？」

風有青草的味道。

「對，我喜歡妳。」

「……哈，你在跟我開玩笑嗎？」聽見他的回答，孫雅珍想起陸然所說的話，心臟因為緊張跳得越來越快，是真被陸然料中了？他從哪裡看出來的？

而且什麼大風大浪她沒見過，為什麼這時候會感到緊張？

「不是玩笑，我是真的喜歡妳，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跟妳說。我想妳自己應該也沒想過我會喜歡妳吧？我也是這麼認為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喜歡上妳。」

「我猜猜，因為我救過妳家的狗？可別暈船了，那連舉手之勞都稱不上，我就只是看那群國中生不爽而已。」

「不是因為這個，在那之前，我就喜歡妳了。」

這下，孫雅珍真沒其他話好說了。

她多希望在下一秒鐘，沈宇杰會告訴他這都只是玩笑話，她保證不打他。

「妳想在學務處前面討論這事？」

「我沒有要繼續討論的打算，你喜歡我是你家的事情，我管不著。」

沈宇杰心想都已經說到這了，那就一鼓作氣說完吧。孫雅珍之後會怎麼想、怎麼看他，那都是之後的事情，反正告白只是早晚的問題，和不趁現在說呢。

「那能不能聽我告白完？」

學務處旁的籃球場後頭，是很漂亮的水生植物園，平時很少人會到那去，何況是午休時間。

孫雅珍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那麼聽話地就跟著過去了，但是她現在相當後悔。她不是沒被別人喜歡過、也不是沒被人告白過，可她是第一次被糾察隊的隊長喜歡。

她還沒讓自己變得更好，她還沒變成自己最理想的樣子啊。為什麼這樣的她會有人喜歡呢？是他們的眼光獨樹一格，還是自己真是個萬人迷？

「我還太差了。」在沈宇杰告白之前，孫雅珍率先開口，是要發好人卡的預警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還太差了，等到我能配得上你的時候，你再來考慮喜歡我吧。」

好人卡是這樣發的嗎？沈宇杰怎麼可能接受。

「我不覺得妳有哪裡不好。」

「可我覺得我不好的地方有點多。」孫雅珍是真這麼覺得，不是為了搪塞這個告白，才隨意說出的藉口，「再說，我們都是準考生，有多餘的心思跟時間談

戀愛嗎？你贊成早戀？」

從孫雅珍口中說出來，這些都像是藉口，可是沈宇杰卻無法多說什麼，沒法辯駁。

「妳所謂的『不好』，是指哪裡？」

孫雅珍聳了聳肩，「很多地方，我的學習還有言行舉止……一大堆。」

「妳覺得我會傻到喜歡一個一文不值的女孩子嗎？」

「我承認你眼光好，喜歡上了一個潛力股。」

這下換沈宇杰無語了。

「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，但在我完全接受自己之前，你可以等我嗎？」孫雅

珍用著極為嚴肅的語氣說著，卻也帶著一絲笑意，「待我那時回首，第一個看見的便會是你。」

「……我需要等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如果你有感受到我想改變的決心，那我想應該不會太晚。再說，我也有想做的事情還沒做。」

「想做的事情？」

「對，不能只有我變好才行，我的願望，是帶著二年七班一起成長。」

沈宇杰真的聽信孫雅珍的話。

她是有理由騙人，只要沒有興趣，孫雅珍大可直接甩了他、要他別繼續糾纏。他想，依照孫雅珍那樣潑辣的個性，不論是誰告白，只要是不喜歡的，她都不會

給好臉色。

可是她沒有這麼做。

後來，沈宇杰看到的，確實是如此。

朝會上，二年七班難得沒有遲到，沒人拿出手機，也沒人嬉鬧。

段考方面，他聽了各科老師在他們班說了七班這次沒交白卷、每個都乖乖答題，還有人拿了不錯的成績，讓他更加確信孫雅珍說的話，也逐漸心安。

某日放學，他在停放腳踏車的地方遇到孫雅珍，知道她就是最近被各科老師們稱讚成績突飛猛進的人，沈宇杰本想去道聲恭喜，但陸然卻在那。

陸然看到他，刻意與孫雅珍勾肩搭背，還對他吐了舌頭，只可惜帥不過三秒，孫雅珍馬上要他離自己遠些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那時，孫雅珍看到沈宇杰，主動打了招呼：「哦，好久不見。」

「好久不見……那個，我知道妳最近學習不錯，如果有不懂的問題，可以來問我沒關係。」沈宇杰很快地就切入正題，語氣以及表情都相當和善。

「謝謝你，不過我會跟班上的人一起學習，還得督促一下他們呢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如果有什麼能夠幫上忙的可以跟我說。」

「嗯，謝謝你。」語落，孫雅珍與他揮手道別，沒牽著車的陸然繼續走在她的身邊。

走遠了，陸然說：「我就說，那傢伙真的喜歡你。」

「你可真有眼力。」

「是吧？還不叫聲『哥』來聽聽。」

孫雅珍白了他一眼，「小少爺，去找你家的轎車回家去吧。」

變得乖巧的二年七班，不再被說是問題學生所在的班級。孫雅珍從高一當班長當到高三，沒一個人敢忤逆她的話；她不是靠暴力、靠威脅，只是她明白自己與其他人都全然相信著彼此，所以用著這份信任，先化解他們的不安，以身作則，也告訴他們自己不會背叛他們，所以才有了這份向心力與動力。

一群沒有信心，也不相信任何人的孩子，能全然信任一個人，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情。

這不是誰都能辦到的。如果是哪位老師或是資優生來勸說，每個人都會不為所動，但正因孫雅珍身處的地方與他們相同，他們才能把她的話給聽進去。

「孫雅珍一直都是我們的大姊頭啊！」

既然同身處泥沼，那我們就一起努力掙脫，離開這裡吧——

「爭取學測就上」這六個大字寫在班級裡頭的小白板，是孫雅珍自己的目標，也是每個人的期望。

在考完大考、放榜的那一天，孫雅珍去了沈宇杰的班級，沈宇杰看到她，馬上跑了出去。

孫雅珍露出了笑容，開口道：「等很久了吧？」

聞之，沈宇杰有些愣著，過了幾秒才明白她的意思，同樣露出笑容。

「不會，妳來的正是時候。」

我的心上仍是妳。

「嗯……我可不是要馬上跟你談戀愛的意思！」一年過去，孫雅珍的短髮已經變成一頭烏黑的漂亮長髮。她捲著髮尾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青澀害臊的樣子正是所謂的青春，「只是我阿嬤說，我可以交男朋友了。」

「妳、妳阿嬤？」沈宇杰有些愣著，沒想到孫雅珍還告訴她的家人。

「所、所以也不是……不能加減喜歡你一下啦……」想著奶奶昨晚給她的長篇大論，孫雅珍越說越害臊，甚至直接和沈宇杰講了台語。

她遵守承諾，待她回首，第一個看見的，便是他。

《加減喜歡你》完

我書裡的男主角才沒有那麼討人厭！

作者：蔚海

「我現在想做的，不只是妳的『乖兒子』而已！」

攻略貓系腹黑會長 幸運配方 99%

作者：蔚海

她，是被衰神附身的「慘兮兮」少女。
他，是眾人追捧欣羨的臉蛋天才 + 溫柔王子。

你沒有我書裡男主角的萬分之一帥！

作者：蔚海

身為愛情小說作家，明明該是最了解戀愛的人，她卻遲鈍得可以，這是老天爺還是月老在惡作劇欺負人呢？

書 名	《加減喜歡你》
作 者	郭鬱生
編 者	陳姿吟、黃志薇、賴雅育、黃仔伶、郭鬱生
出版年月	2021 年 12 月
出版機關	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
地址	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
電話	(04)2219-6423
傳真	(04)2219-6421
定價	120 元

從小就由奶奶帶大的孫雅珍，是學校裡老師們最頭痛的人物。

某次，她因為遲到而翻牆要進來學校裡頭來時，一跳便看見拿著板子登記人的討厭鬼——

「讓開，我要過。」

「告訴我班級座號就讓你過。」

